



安全理事会

第五十六年

临时逐字记录

第 四二九一 次会议

2001 年 3 月 8 日星期四下午 3 时 30 分举行  
纽约

- 主席:** 叶利琴科先生 . . . . . (乌克兰)
- 成员:**
- 孟加拉国 . . . . . 阿明先生
  - 中国 . . . . . 沈国放先生
  - 哥伦比亚 . . . . . 巴尔迪维索先生
  - 法国 . . . . . 莱维特先生
  - 爱尔兰 . . . . . 库尼先生
  - 牙买加 . . . . . 达兰特女士
  - 马里 . . . . . 乌瓦纳先生
  - 毛里求斯 . . . . . 尼武尔先生
  - 挪威 . . . . . 科尔比先生
  - 俄罗斯联邦 . . . . . 卡雷夫先生
  - 新加坡 . . . . . 马布巴尼先生
  - 突尼斯 . . . . . 杰兰迪先生
  -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 . . . . 杰里米·格林斯托克爵士
  - 美利坚合众国 . . . . . 坎宁安先生

议程项目

几内亚、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边界局势

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吕德·吕贝尔斯先生通报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文本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更正应只对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送交逐字记录处处长 (C-178)。

下午 3 时 50 分开会

##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 几内亚、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边界沿线的局势

### 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吕德·吕贝尔斯先生介绍情况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谨通知安理会,我收到了几内亚代表的来信。他在信中要求邀请他参加对安理会议程上项目的讨论。按照惯例并征得安理会同意,我提议根据《宪章》有关规定和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 37 条,邀请该代表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应主席邀请,法尔先生(几内亚)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主席(以英语发言):**根据在安理会先前磋商中达成的谅解,如果没有人反对,我就认为安全理事会同意根据暂行议事规则第 39 条向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吕德·吕贝尔斯先生发出邀请。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我请吕贝尔斯先生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安全理事会现在开始审议其议程上的项目。安理会是根据其先前磋商中达成的谅解开会的。

在本次会议上,安全理事会将听取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吕德·吕贝尔斯先生介绍情况。

在请他发言之前,我谨代表大家欢迎秘书长前来参加我们今天的会议。

我请吕贝尔斯先生发言。

**吕贝尔斯先生(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感谢你邀请我。

今天是国际妇女节。因此,我首先要向全体妇女、并且象安理会所理解的那样特别向难民妇女:向寡妇

和孩子的母亲——可能变成儿童兵的男孩,以及经常遭到强奸或有可能成为卖淫或性剥削受害者的女孩;向必须开始新生活、赋予自己及其子女权力的母亲;以及向在非洲和全世界制订正确的优先项目:没有暴力、没有军火贸易、没有进一步的杀戮、以及没有进一步的环境恶化等等的妇女致意。在我访问西非期间,为了这些难民妇女,我声称有权安全地、自由地接近难民,以及难民有权安全通过。在我访问期间,我坚持要求并且促进安全接近难民以及难民的安全通过。通过秘书长,主席收到了我在 2 月 21 日的一封信中向秘书长提交的那次访问的报告。我当然将不会重复我在该报告写的一切事情。

关于几内亚,我要说,总的来讲,同几内亚当局及其军队的合作有所改善。为了节省时间,我将分发一份关于有关迁移工作、迁移地点和朗格特地区局势主要事态发展的最新资料。安理会可从这份最新资料中看到,在能够帮助迁移工作的人数方面有了重大的改进,新迁移地点正在发展,以及在同几内亚政府和军队的合作下,我们能够安全地进入这些地点。

最后,正如我的信中所指出的,朗格特地区局势是一个非常孤立的局势。但是,在过去两周中,我们最终能够运进食品,并帮助那些必须离开的人这样做。我分发的文件提供了更多的这方面的细节。

我现在就塞拉利昂问题说几句话。我知道,安理会知道我的 2 月 21 日的信,但是自那时以来发生了什么情况?

征得卡巴总统的同意,联合国塞拉利昂特派团(联塞特派团)和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难民专员办事处)一起通过接触小组同革命联合阵线(革阵)就安全进出和通过的原则进行了初步接触并取得了结果。我在 2 月 21 日的信中谈到革阵。当时,我希望保密。现在,我能够透露关于革阵的行动计划的第一部分内容。其内容如下:

“难民专员办事处通过接触小组要求革阵同意几内亚、塞拉利昂和利比里亚等国总统已经

赞同的关于以下几点协定：第一，安全接近难民；第二，难民安全通过；以及第三，谴责将阻挠或阻碍这些原则的任何行动。

“假设革阵也愿意遵守上述三条原则，难民专员办事处还要求革阵宣布不在几内亚领土上采取任何行动”。

通过接触小组向革阵传达了这一信息。至少到今天为止，这一信息似乎正在发挥作用。除此之外，我们向革阵表示，一旦他们能够发表一项公开声明，接受这一点作为其正式政策，我们将进行斡旋，要求几内亚政府不在卡姆比亚地区采取一切军事行动，以使从福雷卡里亚到卡姆比亚的道路能够成为难民从几内亚返回塞拉利昂的安全通道。

这项行动计划——其第一部分——已开始发挥作用，并且成为我们在过去 3 个星期同革阵接触的基础。该计划对安全接近几内亚境内——我强调几内亚境内——难民和难民安全通过至关重要，特别是进出朗格特地区。总的来说，我称为“安全接近和安全通过”的原则不仅得到这三个国家的遵守，而且也得到革阵的遵守。迄今为止，说服他们不在几内亚领土采取行动的努力证明是成功的。这对几内亚局势产生积极的影响。这也有助于改善联塞特派团和革阵之间的工作关系。

除此之外——这是同安理会非常有关系的一件事情——这事实上是成功执行任务的真正开端。我请大家特别注意第 1270 (1999) 号决议第 8 段，我们在该段中可以看到提出的各项目标与这些最新事态发展完全一致。安全接近难民以及难民安全通过证明不仅对难民来说是重要的，而且也是一项建立信任机制，从而创造了新机会。

但是，塞拉利昂仍然是脆弱的、并且非常易受伤害。必须谨慎地、一步一步地行事。下一步将是筹备需要做的工作，以使从福雷卡里亚到卡姆比亚的道路能够成为难民从几内亚返回塞拉利昂以及随后当然是从整个地区返回塞拉利昂的安全通道。有迹象表

明，几内亚政府及其军队准备确保从这条路一直到边界的安全，与此同时——我现在指的是几内亚——在边界的另一边不采取一切军事行动：轰炸、入侵等等。

此时此刻，边界的另一边是革阵控制的领土。但是，也有迹象表明，革阵准备离开卡姆比亚地区，以便使该地区能够成为联塞特派团控制下的领土。然而，联塞特派团目前仍然太虚弱，以至不能履行这一职责。只有当联塞特派团得到加强时，它才能够履行这一职责。我认识到，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这是关键；因为我认为，开放从福雷卡里亚到卡姆比亚的道路，只有当该地区不再由革阵控制时，才是一项负责任的行动。只有当联塞特派团以足够的兵力进驻时，这一点才能够得到保证。

所以，这正是我要请求安理会做的：加强联合国塞拉利昂特派团并提供负有强有力任务的足够的部队。我代表难民提出这一要求。这是他们的关键。这是想返回的难民的关键。当然，这将只是第一步。但我的理解是，这也是塞拉利昂稳定和未来的关键。

我要再谈几点看法。如果联塞特派团得到加强，以至于能够控制坎比亚地区，一些希望这样做的难民将能够返回家园。然而，人数将是有限的。但尽管这些数字有限，也将减少弗里敦内部流离失所者的负担，也因此减少几内亚难民的负担。

我要强调的第二件事就是：返回坎比亚地区的难民不会返回由革命联合阵线控制的地区。他们只有当联塞特派团控制那里后才会返回。当然，在采取这一做法时得需要检查并再次检查所有这一切情况。然而，根据我的理解，无论如何加强联塞特派团目前是首要工作，然后联塞特派团能够检查实际局势，并在足够安全时完成其工作。

我要谈到的另一个议题，就是贫穷问题以及塞拉利昂境内对援助的需要。在塞拉利昂全境，包括联阵控制的部分，现在应当安排人道主义需求的优先顺序。是的，要谨慎；但也需要行动——确实对人道主义需求作一些事情。

主席先生，你要求我来向安理会就安理会早些时候收到的报告作进一步通报。在这方面，我谨就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和利比亚说几句话。2月21日的信陈述了那一天的情况。自那时起，对利比里亚采取了制裁——如果我得到的情况正确的话，就是昨天。西非经共体当时非常活跃的倡议并未实现。它可能以另一形式而复活。我们将拭目以待。

关于西非经共体，我谨表明几点看法，因为我在上述信中提到了讨论以及三星期前向科纳雷总统提出的建议。这尽管今天没有很大意义，却对未来有益。因此，我这样说是为了记录在案。一个建议就是在利比里亚领土上部署现有军事能力，即沿从塞拉利昂、几内亚和利比里亚相交的边界点到利比里亚佐尔佐尔地区的与几内亚的边界上部署。为什么要提这一建议？因为很显然，几内亚不能在其领土上接受西非经共体部队，同时它正指望利比里亚的泰勒总统在利比里亚领土上接受西非经共体部队。这种不沿长距离分散、却非常集中于边境的特定部分的部队的集中，会同正在朗盖特发生的情况以及联阵避免采取行动的情况一道，产生一种导致安全与稳定的更连贯的办法。

我们现在都知道，几内亚西非经共体倡议并未实现。或许某一天还会重提，或许是在不同的情况下。但我认为，需要连带三国境内的事态发展以及难民局势而看待这些倡议。顺便提一下，在几内亚有100 000利比里亚难民等待返回家园。当然，这里涉及很多方面。一般来讲，我们难民办事处接受难民在他们希望的任何时候离开的自由选择。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如果某一天局势稳定的足以让他们返回家园，那么从洛法县的马森塔到弗亚就需要一个安全通道。这正与我早些时候向马里总统提的建议有关。

顺便提一下，几内亚、塞拉利昂和利比里亚总统，以及马里的科纳雷总统早些时候也有这些想法。我今天在这次通报会上只是想与你们分享这些想法。

为了不至发言过长，我最后谈几点看法。首先，我们的实际工作对你们是很重要的。我们难民办事处加

强了在该地区的存在；我们正提供很多帮助；这要花很多钱。所以我要再次求助于捐助国，要求它们再提供2 000或3 000万美元，以便我们能够继续我们的活动。

我要重申我早些时候说的话，即尽管我们正努力改进难民的状况，然而就所作的实际选择而言，要由难民自己决定是否事态安全的足以返回家园。

最后，我访问了该区域的三个国家并访问了西非经共体主席。我敦促这三个国家的总统在十年的痛苦、十年的暴力和无数的难民之后，此时优先安排结束暴力、提供人的安全、并通过遵守保护难民的原则而做到这一点，形式为安全接触难民和难民的安全通道。从这以后，人们可指望解决该地区所有难民问题的更持久办法的进一步努力。

主席先生，这就是我要带到那里的信息。如果你准许我在这里表达这一信息的话，这就是一个更切实的信息——即使他们得以帮助完成这些优先任务。我认为必须从这里能够做起，这是我解释正在发展的局势的原因，是我来安全理事会的原因，特别是它涉及联塞特派团的作用以及加强其完成其任务能力的必要。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吕贝尔斯先生的通报。

我现在请安理会成员发言。

**达兰特女士（牙买加）（以英语发言）：**我谨代表牙买加代表团，欢迎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吕德·吕贝尔斯先生今天莅临安全理事会。我谨感谢他关于西非人道主义局势的非常全面的通报和提供他前往塞拉利昂、几内亚和利比里亚特派团的调查情况，以及给我们提供了一些启发人的情况。

他首先提到今天是国际妇女节，我谨感谢他集中注意女难民。

同儿童一道，妇女已成为受武装冲突影响最大的群体。在安全理事会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责任的框架

内，保护平民的问题已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实际上，当我们昨天在安理会内讨论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通过的千年宣言后续行动时，我提请注意我们今天将会晤吕贝尔斯先生，探讨国际社会如何能够协助西非的局势，特别是几内亚“鸚鵡嘴”地区的局势；那里约 135 000 人正面临严重生命威胁。

安全理事会去年 10 月派往该区域的代表团及其 2 月 12 日同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部长们的会议强调，产生采取行动具体标准的针对危机的区域性解决办法应该是优先事项。令我们感到高兴的是，高级专员采取了类似的办法。在整个几内亚、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边界地区的难民流动使得他所描述的最严重的难民局势更为加剧，约有近 50 万难民陷入暴力、不安全、隔绝和贫困的循环之中。

任意袭击、劫掠和破坏以及烧毁平民财产也影响到受灾地区分发粮食援助的能力。此外，跨边界袭击的频繁发生给难民的安全和国内流离失所人士，以及人道主义工作人员带来不断的威胁。

高级专员向我们指出，我们需要分两阶段来看待这一事项。首先，我们必须看一下紧急局势，这是难民事务高级专员保护难民的授权的一部分。这是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授权中最重要的部分。我们还需要看一下长期的解决办法，正如高级专员指出的那样，只有我们能够提供一项政治解决办法，才可能给该区域带来和平与安全。因此，我们谨感谢他为安理会审议提出的设想以及他同几内亚、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总统还有西非经济共同体主席马里的科纳雷总统举行的会晤，因为我们再次希望强调，解决办法必须得到区域组织和有关国家的充分合作。

关于紧急局势，我们注意到高级专员有关重新安置行动和重新安置地点的文件。但特别令我们感到关切的是，文件指出，重新安置目前在朗格特地区的约 135 000 名难民需要一定的时间，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正在研究各种可能，包括组织最有能力的人步行到凯内马。

文件指出，他们将使用途中的沿途站，但安全局势必须保持平稳。对我们来说，这是一项非常严重的关键，因为一切报道显示，战斗仍在继续，这些难民处出危险之中。因此，我们要问高级专员他到底需要多少时间才能够解决这些难民的转移和安置工作。

在我国代表团看来，我们或许要再次呼吁几内亚当局的斡旋和支持，再次为这些人们在更深的内地提供安全住所。我们认识到，多年来几内亚一直在为逃离邻国冲突的难民提供安全住所。今天，局势已经恶化，战斗已深入到几内亚。但令我们感到关切的是，如果时间至关重要，如果不迅速采取行动，朗格特的难民将成为更多的数字。因此，我们敦促高级专员为转移这些难民制订一项紧急计划。

关于长期解决办法，令我们感到关切的是，安全理事会尚未能够扩大加强联合国塞拉利昂特派团所需要的人员和部队的数字。我们同意高级专员的看法，即塞拉利昂的稳定和未来的关键在于结束革命联合阵线的活动。因此，我们同意他的观点，即安全理事会同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和联合国塞拉利昂特派团必须努力使革命联合阵线满足安全理事会各项决议的条件。还令我们感到关切的是，当难民返回塞拉利昂并成为国内流离失所人士时，必须为他们提供接待设施和协助，以便使他们融入各自社区。我们认识到，正如吕贝尔斯先生所说的，难民不会返回到革命联合阵线控制的地区。

最后，我希望再次感谢高级专员给我们提供这一报告，感谢他描述他的会晤情况和为安理会的行动提出建议。在他努力完成保护受武装冲突影响的平民的任务时，我们期望与他合作。

**杰里米·格林斯托克爵士**（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以英语发言）：我愿热烈欢迎高级专员。这是在极其重要的时刻的一项极其重要的情况简介。非常高兴看到他如此快地返回到安全理事会。

我也同意他提到国际妇女节。作为安全理事会今天下午发言的第一位男性成员，我想，我可以代表我

的男士同事们承诺，如果妇女能够实现——在协助下实现——她们在危机和绝望领域里想要实现的理想，并且是以她们想要的方式实现，那么世界就会变成一个更为安全和和平的地方。正如我们在今天公开的声明中所说的那样，安全理事会需要继续对妇女的需求作出反应。

我们非常欢迎吕贝尔斯先生访问该区域，并欢迎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和其他机构最近取得进展，特别在兰盖特区域恢复了食品的运送工作和其他形式的照顾，尤其是尝试着手把难民和国内流离失所者迁离该危险地区。我们非常欢迎几内亚政府再次承诺接收邻国难民，并给他们提供保护。有如此众多难民在其领土上滞留对几内亚国家和几内亚政府来说都是一项重大的责任，我们赞扬该国政府所做的工作。

当然，安全理事会必须要求有关各方停止暴力活动。叛乱集团不应从事他们目前在西非区域境内和境外进行的活动。革命联合阵线（联阵）采取了它确实不应采取的行动。有些叛乱集团把利比里亚、几内亚和塞拉利昂的安全当作目标。该区域的局面确实十分混乱。但是，各国政府也必须负责任地采取行动，我希望，如果我也说几内亚政府有责任在武装直升机不仅影响到真正的军事活动目标，而且也波及难民人口的情况下避免加以使用，几内亚代表团将不会介意。在这方面必须根据几内亚政府承担的巨大责任采取某种审慎和负责的态度。

我们大家都要求更多地接触难民和国内流离失所者，并给各机构提供安全和有保障的环境。我们必须能够最有效地运作，然而，我们必须非常小心地审视高级专员要求我们从事的工作。牙买加大使非常正确地谈到短期和长期问题。我不能肯定向联阵和该区域各国政府发出的呼吁和呼吁联合国加强联合国塞拉利昂特派团（联塞特派团）会切实有助于吕贝尔斯先生的直接目标。联塞特派团需要帮助制止叛乱，因为在联塞特派团人数空缺相当多的情况下，叛乱是难民潮的部分原因。联塞特派团把哪一个作为优先呢，短期还是长期？如果是短期，则长期就变得更长。如

果是长期，则正如高级专员明确指出的那样，短期就没有得到改进。

我认为，我们需要秘书处在这个问题上提出建议。秘书长听取本次辩论十分有益，因为这里出现了一场真正的选择危机，即很难在人们迄今要求我们对联塞特派团的任务所作的规定和高级专员现在对我们所说的话作出选择。我非常同意达兰特大使所说的话，我们需要一项反映整个联合国实际工作能力现实的短期应急计划，该应急计划必须优先把最危险地区的难民迁至远离边境地区的适当营地。

我认为我们大家不能对安全通道抱有期望，好象该通道会因我们希望它获得安全就立即实现安全。根据我们的估计，在“鸚鵡嘴”创造一条通道使之成为——例如通向塞拉利昂凯内马——一公里宽的合理地区至少需要三个整编现役营，以避免难民的直接骚扰。联塞特派团在本月早些时候和以后今年早些时候得到增援以前没有一个营可供派驻其自己的行动地区。因此，我们有一个真正的选择问题。我们必须在高级专员通报情况后经秘书处和秘书长提出审慎建议，进一步讨论这个问题，以便准确判断短期和长期之间的合理界限。

当然，另外——各位都期望我表明这一点，但我认为我们大家都要表明这一点——我们对联阵回应高级专员呼吁的诚意感到怀疑。我们不能仅仅依赖诚意。还必须有遏制和诱因，使他们对国际社会作出回应，并使支持他们的人对我们提供的诱因作出回应，以便确保他们响应国际呼吁，并使他们同其他支持者一起重新遵守他们自己遵循的国际标准规范。

最后，遣返工作也必须考虑到塞拉利昂、利比里亚和几内亚等国政府接收大量难民和处理难民及国内流离失所者迁移问题的能力。该区域确实必须成为这项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对高级专员提出的订正提案很感兴趣，该提案涉及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西非经共体）如果不能改变边界的话，我认为它目前不能这样做，那么它到底可以做些什么工作。我们将对西

非经共体在适当时候对我们可能从事的工作所作的回应很感兴趣。

联合王国为了难民的利益，并作为该区域安全的投资者，仍对该整个问题极为感兴趣。我们正在提供更多的资金。我们自 12 月以来已为难民和国内流离失所者增拨 1 200 万美元，我们将继续予以最大支持。

**杰兰迪先生**（突尼斯）（**以法语发言**）：首先，请允许感谢主席先生你召开本次会议，并同大家一起对吕贝尔斯先生刚才向我们通报西非人道主义局势向他表示欢迎和感谢。

我国代表团对一段时间以来一直影响该次区域几百万难民和流离失所者的可悲局势深感关切。边界沿线不断恶化的安全状况和某些地区重新爆发战斗也使我们关切并担心这些暴力行径会进一步扩散，从而加快当地人口向十分脆弱但比较安全的地区迁移，使人道主义危机更加严重。

我们认为，吕贝尔斯先生对该次区域的访问也非常及时，我们感谢他同有关国家开始进行建设性对话，并作出值得称赞的努力，以找出解决办法，补救局势并因有关各方合作而确保在有充分保障情况下重新安置流离失所者并自愿遣返难民。我国代表团要向吕贝尔斯先生保证，我们将完全支持他的各项努力，我们焦急地期待他的主动行动取得成果。

令我国代表团高兴的是，几内亚、塞拉利昂和利比里亚三国总统都承诺尊重这些易受害者进入和过境前往较安全地区的自由，我们要求革命联合阵线（联阵）毫无保留地支持这项计划，如果没有这项计划，人们就很难在最安全的情况下贯彻这项主动行动。

这只是长期进程中的第一步。我们认为，执行该主动行动需要对若干实际问题迅速作出回应，我们认为必须先确定：第一，能确保保护流离失所者和难民以及当地人民的当局和机制；第二，该次区域的有关非国家角色，以便使我们能够有把握地得到它们充分合作并支持流离失所者和难民进出和过境自由的

原则；第三，负责监督执行这项主动行动的权力机构或当局，同时考虑到几内亚军队和联塞特派团因多种原因似乎都不能从事这项工作。

我们只有在国际社会的迅速和切实可见的支持下才能实现这项目标，为了巩固各角色为遏制这场危机所部署的大量努力，国际社会的贡献至关重要。

目前在西非的机构间访问团将使我们能够迅速确定分区域各国主要需要的东西；评估难民对有关国家，特别是几内亚的经济、社会和人道主义局势的影响；并且精确地确定紧急后勤援助方面的迫切需求，以帮助加快流离失所人士的重新安置和难民的遣返。只有在看到访问团的结论和建议之后我们才能够有效地确定必须作出的适当和协调的反应。因此，我国代表团急切地等待着访问团的报告。

只有在我们结束冲突并处理冲突根源时，我们才能一劳永逸地解决西非的难民危机。在这方面，我国代表团呼吁所有各方携起手来，为持久和平与稳定奠定基础，这是西非和其他地区的发展和经济繁荣的唯一保障。

我国代表团一向提倡以多方面的行动建设和平，敦促捐助国和国际金融机构赶紧重申其对处于不利地位并深受苦难的人民的承诺和声援，以帮助他们摆脱这种令人痛心的局面。此外，难民和流离失所人士的遣返和重新安置如果能够作为恢复经济活动和社会结构努力的一部分就更有可能取得成功。

最后，我必须再次重申，我国代表团坚决尊重联合国的人道主义工作人员和有关人员的人身安全以及联合国设施的不可侵犯性。

**莱维特先生**（法国）（**以法语发言**）：我谨感谢吕贝尔斯先生出席我们安全理事会的会议，并且感谢他对西非作出第一次访问，那是我们最为关切的一个脆弱和深受苦难的地方。他的办事处同安全理事会一道发挥了关键和重要的作用，帮助区域各国摆脱危机。

难民问题是一个人类问题，但是它也成为一个政治问题，成为冲突中一个利益攸关的问题。联合国难

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正在处理超越人道主义的重要的政治问题。因此，很显然，我们在管理这场危机的两个不同但相辅相成的方面时结成了伙伴。因此，我们应当经常进行这一对话，并且我们应当有很好的谅解。我感谢高级专员清楚地表明了他对局势的观点以及他希望他的办事处所走的方向。

同杰里米爵士一样，我对革命联合阵线以及该地区其他叛乱运动，特别是争取利比里亚民主联合解放运动的合作提出疑问并甚至有些怀疑。因此，我们要问，是否能够组织许多难民大规模遣返，例如十万利比里亚难民当然想要返回自己国家。我要问吕贝尔斯先生的观点，如何能够让他们安全返回原籍国。当然，我首先想到是塞拉利昂的人数更多的难民。

吕贝尔斯先生提到联合国塞拉利昂特派团（联塞特派团）的作用。我完全同意联合国大使的话，在确定了现在看来过低的人数之后，联塞特派团必须把精力集中在其任务上。也许，一旦在第二阶段人数增加之后，也许能够考虑其他任务。曾经考虑过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的一支部队，其授权将随着思想的发展而改编。吕贝尔斯先生提到能够交付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设立一条走廊的任务，但是，这一切都仍然是不确定的，将需要在区域组织和安全理事会之间就具体形式进行对话。

正如牙买加大使指出，所有这一切都需要时间。如果我们遵守这种思路，把精力集中在眼前的紧急情况下，我们同意，自愿返回的人数是不能太多的。结果，我们的责任毫无疑问就是要协助几内亚在其领土上重新安置它这么多年来如此慷慨接纳的人数非常众多的难民。我相信，我们的第一项任务就是向几内亚和难民专员办事处提供更多的手段，以便继续推行这种慷慨欢迎的政策，同时等待着多数难民在其原籍国进行所期望的重新安置。

我听到吕贝尔斯先生呼吁每一个人慷慨解囊，我将转告他的信息，我深信他将从法国获得积极的响应。法国已经对难民专员办事处提供了直接捐款并向几内亚提供援助。我们打算继续作出这一双重努力，

以帮助几内亚确保军队能够迎接今后的挑战，其政府能够安全地欢迎他们在自己土地上接受的难民。法国也向难民专员办事处直接提供援助，以使该办事处能够完成交付给它的任务。

**坎宁安先生（美国）（以英语发言）：**我们欢迎高级专员。我们非常赞赏他对我们的请求作出迅速和坦率的反应，以介绍他的西非的访问。我们非常赞赏他的通报。

美国对几内亚以及同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边界上的目前的人道主义危机深感关切。我要赞扬联合国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的工作。吕贝尔斯先生及其工作人员正在作出真正伟大的努力，以解决这一问题。我们中有些人亲眼看到了它的一部分工作，这真是一个相当困难的局面。将近 50 万难民和至少 15 万流离失所人士的苦难当然由于革命联合阵线跨越边界发动的进攻而大大恶化，这一进攻于 2000 年 9 月开始，迄今为止导致 1 千多名无辜受害者的死亡。这些攻击和目前整个区域的普遍不稳定在很大程度上产生于革命联合阵线的活动和利比里亚政府目前的支持。

安全理事会昨天通过的第 1343（2001）号决议是阻止利比里亚协助革命联合阵线以及该地区其他武装团体的努力中的一个重要步骤。这符合我们要通过削弱对革命联合阵线的支持而减少目前西非的暴力的战略目标。如果我们取得成功，我们将大大接近于解决人道主义危机的核心根源，这一危机目前正威胁着几内亚、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的无辜人民，并且我想吕贝尔斯先生已经预见到，这样做也将大大有助于为难民在安全条件下返回铺平道路。

我们支持采取紧急行动，保护被困在几内亚东南部的难民和流离失所的几内亚人。美国已向联合国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提供了 350 万美元的紧急资金，支持把难民从边界一带的难民营迁往几内亚境内往北比较安全的地点。我们又给了世界粮食计划署 125 万美元，用以向冲突受害者提供食品，这是在美国已向难民专员办事处的援助非洲全球呼吁捐款的



5 400 万美元之外增加的。我们愿意考虑提供进一步的资助，响应该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的需要。

我们敦促高级专员办事处继续努力，把难民和流离失所者迁往几内亚较安全地区，并用所有可用资源确保这项任务的成功。

眼下我们在几内亚的重点是防止一场人道主义灾难。我们认为，这样做的唯一办法是帮助非作战人员，包括难民，撤离边界附近的冲突或者潜在冲突地区，把他们安置到几内亚境内能够安全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和比较安全地区。

我们支持为几内亚境内迁移工作争取财政和政治支持的努力。我们希望国际社会能同我们一起支持，而且我们承认并且有力地赞扬几内亚政府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继续接待难民。

我们决策首先应当考虑到保护和救济的迫切需要。美国不支持为难民建立跨越联阵控制地区的“安全走廊”或者“安全通道”。这对难民的生命危险太大。联阵不值得相信。它过去野蛮对待平民，是众所周知的。

我还要指出，美国不支持在现在把难民迅速、大规模遣返塞拉利昂。我们需要明智慎重——我想高级专员在通报时用的词是“谨慎”，而且我相信，难民专员办事处会谨慎从事的。现在的安全条件令人无法接受，人道主义网络不堪负担，而且90%的难民来自仍在联阵控制下的地区。

正如高级专员在对我们讲话时要求的那样，联合国塞拉利昂特派团（联塞特派团）恢复和平与稳定的努力正在进行，安理会和秘书处正在着手加强联塞特派团。这确实就是我们现在的中心任务，因为一个更加强大会和能干的联塞特派团对我们在该地区所寻求的许多东西极端重要。

安理会不久将考虑延长联塞特派团的任务期限，加强它的部队结构。随着塞拉利昂政府在联塞特派团的协助下开始扩大它对该地区的控制，将有越来越多的难民能在安全和有保障的环境下返回。我们期待

这种情况的出现。正如格林斯托克大使所建议，我们必须同秘书处和联塞特派团一起，考虑如何最大限度地扩大联塞特派团部署的作用和在今后如何最有效地利用它的潜力，因为今后将出现相互冲突的任务和要求。

最后，我要赞扬高级专员吕贝尔斯减轻马诺河各国居民痛苦的努力。我们呼吁所有国家支持高级专员的工作，并同我们一起采取措施，减少已造成当前这场人道主义危机的区域暴力。

**巴尔迪维索先生**（哥伦比亚）（以西班牙语发言）：难民事务高级专员今天下午介绍的有关几内亚人道主义局势的情况描述了一幅令人不安的景象，考虑到它影响西非该地区稳定的各种侧面和潜力。这种形势要求整个国际社会迅速采取行动，当然包括安全理事会。

我们要感谢吕贝尔斯先生向我们提供的宝贵材料和他对这一紧急局势的特别重视，以及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减缓局势的努力。

我们都知道，在这场人道主义危机的背后有根深蒂固的政治原因，这些原因产生于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过去十年的冲突。因此，我们不能把国际行动仅限于人道主义领域而想解决已造成25万人丧生和50万名难民和150万名国内流离失所者的局势。

我们必须找出政治和安全解决办法。我国代表团认为，鉴于高级专员在这次会议上所提出的意见，安理会应该探索这些办法，特别是在将要举行的有关延长驻塞拉利昂维持和平特派团的任务期限的协商中。

很清楚，在几内亚的许多难民愿意承担风险，返回他们自己的国家或原籍，而不愿遭受叛乱集团的威吓和暴力。

这方面，我们坚决支持难民专员办事处迁返难民，请该地区各国政府和其他武装方面尊重难民安全通行和安全进入其他目的地的原则的努力。

但是，我们对迁返塞拉利昂的人将要面临的状况感到关切。在某种意义上，人道主义问题又回到了它的起点。我们将把难民营中普遍存在的贫困、绝望和无保障的情况从一个国家移到另一个国家，显然，塞拉利昂政府没有能力向新到来者提供医疗保健或者教育服务，更不用说重新开始生活的手段。事实上，它现在满足生活在它所控制的领土上的 30 万名流离失所者的需要，已经感到困难。

因此，我们必须在国际捐助者的慷慨援助下，加强弗里敦政府的应付能力。我们必须提供从紧急援助到发展援助的各种援助。如果我们现在不采取行动，我们有可能要在这一国家和这一地区种下新一轮冲突的种子——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多数集中在这一地区。

因此，我们必须在区域利害相关者的合作下，考虑政治和区域安全的办法。昨天通过的关于制裁利比里亚政府的决议，发出了安全理事会决心采取坚决行动的非常明确的信息。

我们现在必须加紧同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其他成员的合作，包括几内亚和塞拉利昂两国政府，以便制裁能迫使泰勒总统结束他对该地区叛乱团体的支持。我们已注意到，各区域组织在几内亚边界部署一支干预部队的承诺还没有变成现实。

因此，或许有必要再次审查联塞特派团在当地存在所带来的选择和它同革命联合阵线（联阵）代表最近得出的结果。虽然停火将会维持，但是，难民的存在增加了面临冲突危险的贫民人数，结果将更多地需要扩大对贫民人口的保护。

我们要感谢吕贝尔斯先生的意见，而且我想向他提出以下问题。

第一，难民专员办事处打算如何打破应对返回者的救济行动而造成的对援助的依赖性，以便这些人能在自己的国家中恢复正常生活。

第二，救济行动进行多久后会开始出现捐助疲劳，捐赠开始减少？

第三，联阵对最近难民的涌入持何态度？这些新难民是否会成为联手向政府开战的潜在人员来源？

**乌瓦纳先生（马里）（以法语发言）：**我首先感谢主席先生组织本次会议，就西非的难民和流离失所者局势提供情况。

我国代表团感谢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吕德·吕贝尔斯先生让我们有机会全面审议这一局势，向我们通报他访问几内亚、塞拉利昂、利比里亚、科特迪瓦和马里的结论和结果。我同其他发言者一道欢迎他今天与会。我要说的是，我们完全同意他对当前西非难民危机的评估，我们坚决支持他的建议和提议，我们希望安理会将会采取后续行动。

在这方面，我作两点评论并向吕贝尔斯先生提几个问题。首先，我代表我国代表团就吕贝尔斯先生描述的局势表示重大的关注，并简要地提请注意我们次区域领导人通过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西非经共体）的坚定行动所作的努力。众所周知，当前人道主义危机是困扰西非次区域将近 10 年冲突造成的，这些冲突导致马诺河联盟国家几内亚、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间关系日益恶化。

面对这种局势，西非经共体作了不懈的努力寻求全面和持久的政治解决。2000 年 12 月 15 和 16 日在巴马科召开的由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出现的第 24 届首脑会议在这方面决定采取的措施就是这种努力的代表。我们都知道，这些措施的目的是使几内亚、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的边界安全，是为了恢复三国间坚定的信任关系，以便为马诺河联盟注入新的生命。

具体而言，这一计划一方面是在三国边界建立一支多国部队，另一方面几内亚、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领导人承诺，除其他外，阻止武装的个人利用三国的边界谋划和从事对邻国的侵略行动。

西非经共体现任主席对三国也作了多次的访问，今后几天内，西非经共体将召开特别首脑会议审议次区域的安全局势、特别是马诺河联盟的安全局势。

我想就吕贝尔斯先生 2001 年 2 月 21 日致秘书长信函中提到、他今天下午发言再次提到的行动结论作些评论，然后提几个问题。

一，我重申，我们全力支持吕贝尔斯先生提出的建议和提议，特别是旨在通过建立安全走廊为难民提供安全通道的建议。我国代表团同样认为我们首要的考虑应该是促成在几内亚、塞拉利昂、革命联合阵线（联阵）和联合国塞拉利昂特派团之间在自由进入和安全过境的根本原则之上达成协议。在这方面，我感谢吕贝尔斯先生坚信西非经共体监测组应该参加建立这种安全通道的各族。我相信他会作出进一步的澄清，反驳我们听到某些代表团提出的批评性评论。

二，我认为，进一步提供情况有助于使我们更清楚了解与难民专员办事处对联阵战略有关的行动计划。

三，我要强调吕贝尔斯先生提请我们注意是多么的正确，他认为国际社会应该将西非当前的危机看成是需要紧急关注的事件。这一点非常重要。毫无疑问，国际社会应该提供援助和必要的财政支助，但安全理事会应该表现出重建西非次区域和平与安全的必要的政治意愿。

最后，我要问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否有支持难民和流离失所者的具体援助项目的计划。吕贝尔斯先生在巴马科的一次重要会议上会见了这两个组织的董事。

最后，我要对吕贝尔斯先生表示，我国代表团完全支持他的工作，他和他的工作人员冒着危险开展工作，为西非那一地区的成千上万的难民和流离失所者服务，我们对他们表示坚决的支持。

**沈国放先生**（中国）：首先，请允许我欢迎难民事务高专吕贝尔斯再次来安理会，并感谢他所作非常详细的通报。中国代表团认为他的一些看法非常重要，他的一些建议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和考虑。

中方对当前西非地区人道主义局势持续恶化、难民和流离失所者处境更加危险表示关切。我们注意到

高专本人和难民署一直在为缓解该地区的人道主义局势不懈努力，为救助该地区难民和流离失所者做了大量工作。

我这里特别赞赏高专本人及其同事们在为难民的回返和获得安全通道方面取得的进展。中方认为，有关各方之间就难民安全进入和安全通道通过的基本原则达成一项正式协定是一个很好的倡议，我们对塞、几、利政府表示意愿就此进行合作表示欢迎。在这方面特别令人鼓舞的是联阵也表示一定合作的意向。尽管我现在还很怀疑联阵的诚意能够持续多长时间，但在另一方面，我们确实需要他们的合作。

中方认为，要完成难民安全返回的工作还需要大量的工作要做。难民署的努力和有关国家的政治意愿当然十分重要，但是还远远不够。在这里我想强调两点。第一点是我们要继续进一步支持难民署的工作。捐助国和国际社会需要积极向难民署的特别方案捐款。我们中方通过双边渠道也向几内亚和塞拉利昂提供了人道主义援助，尽管这不是对难民署的直接捐款，但是也应该看作是对难民署工作的支持。第二点是刚才吕贝尔斯提到的安理会应该采取行动，加强联塞特派团的作用。我们当然支持这个建议。它需要我们认真、仔细的研究。

塞拉利昂、几内亚、利比里亚三国边境的人道主义状况与该地区的和平与稳定紧密相连。从根本上讲，三国边境持续不断的武装冲突和塞拉利昂和平进程受阻是导致该地区长期政治和安全形势不稳、人道主义状况恶化的主要原因。长期以来没有对联阵形成有效的压力和制裁是一个关键问题。昨天，安理会一致通过了对利比里亚的制裁决议，我们希望国际社会的这一努力能够有助于该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和人道主义状况的缓解。

中方认为，当前，西非地区局势正处于十分关键的时期，安理会的努力不应有任何松懈。中方也认为，西非经共体的作用非常重要。我们希望西非经共体继续为此发挥积极作用。

**马布巴尼先生**（新加坡）（以英语发言）：我们也要欢迎吕德·吕贝尔斯先生今天来到安理会，但我首先要表示抱歉。吕贝尔斯先生，很抱歉我今天没能亲自听取你的情况介绍。当一个小国的代表的困难之一是，我们的要做的许多事情是相冲突的。我希望你能理解。我在担任1月份安理会主席时最愉快的任务之一是欢迎你向安理会作首次情况介绍。我必须说，我对于你居然能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使我们今天所面临的最重大难民问题之一得到如此重视感到印象深刻。你2月21日写给秘书长的信也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我们认为，安理会应认真注意该信的内容。我已说过，在你介绍情况时，我没有在这里。但是我的同事告诉我，你的情况介绍给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而且你为使难民摆脱危险区提出了既现实又给人以希望的行动计划。

与安理会中我们的同事一样，我们也关切不断恶化的安全局势及其对难民状况的影响。我们收到了关于持续攻击事件的报告，这些攻击只会加剧难民和国内流离失所者业已严重的人道主义状况。此外，我们也关切持续发生的暴力可能给整个西非区域造成安全方面的后果。

鉴于目前的情况，我们同意牙买加达兰特大使的意见，我们既应该订立近期的行动计划，也应该制订未来的长期计划。顺便说一下，在这方面，我们对于有迹象显示革命联合阵线（联阵）愿意在难民迁移问题上进行合作很感兴趣。我们理解安理会的一些成员对于同联阵合作持有保留和担忧态度；但我们认为，基于人道主义理由，我们应与他们合作，这样我们才能实现目标。我想，欧洲哲学家马克斯·韦伯曾经说过，为了实现崇高目标，一个人有时可能需要采用不光彩的手段。

我们当然支持高级专员发出的加强联合国塞拉利昂特派团的呼吁。我们也支持他所提出的有关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西非经共体）的订正建议。作为该地区的区域组织，西非经共体的持续参与对于任何计划

成功导致该区域实现持久和平来说是十分重要的。同样，在这方面，我同意哥伦比亚大使的意见，如果我没有听错的话，那就是，我们应始终与区域利害有关者一道努力。

我们还要表示我们深切赞赏几内亚政府在这么长的时间里，在其领土上收容了——我不想说“大批”——人数极其众多的难民。这是几内亚政府的一个极其慷慨的举动。我们敦促区域和国际社会向几内亚政府提供充分帮助，充分支持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难民专员办事处）努力减轻几内亚长期以来所承受负担。

最后，我们仍然关切在塞拉利昂境内以及在几内亚难民营中工作的联合国和其他人道主义人员的安全和保障。我们呼吁所有各方允许难民专员办事处不受阻碍和安全地开展工作的。

**科尔比先生**（挪威）（以英语发言）：我国代表团也要向高级专员表示欢迎，并感谢他作了情况介绍。我们也要与他一道在今天这个国际妇女节向妇女们致意。挪威总理在奥斯陆发表了这方面的一项声明。

挪威日益关切地注视着西非冲突地区难民、内部流离失所者和全体平民的人道主义状况。人道主义机构直至最近才接触到“鸚鵡嘴”地区总数可能多达20万的塞拉利昂难民和几内亚内部流离失所者中的少数几个人。人道主义机构仍然无法接触到塞拉利昂境内那些通过革命联合阵线（联阵）控制区回返的难民。我们理解，联合国人道主义工作人员在该区域的重新派驻取决于边界两侧的安全。我们注意到这样一种评论：在目前情况下，难民不可能经由塞拉利昂北部地区有组织地返回。

我们从高级专员的报告中了解到，在他访问期间，他与几内亚政府达成了保障难民进一步朝北迁移的通行安全的协议。这是一个令人欢迎的发展。我们认为，在目前情况下极其重要的是，几内亚当局和人道主义机构必须在这些脆弱群体迁移时开展合作。

难民专员办事处和国际移徙组织在极其艰难情况下开始了针对塞拉利昂难民的有组织自愿遣返方案,这些难民正乘船从科纳克里前往弗里敦。我们关切塞拉利昂境内的难民接纳能力。极其重要的是,不能让难民在返回家园后成为永久的内部流离失所者。大批难民的回返可能导致这些地区出现动荡。我们鼓励当局和人道主义机构采取步骤防止进一步的破坏稳定行为,必要时,在国际社会的协助下。

近几十年来,数量越来越多的境内流离失所者给国际社会和人道主义机构带来特别困难的挑战。通常,境内流离失所者属于武装冲突和复杂紧急情况中最容易遭受影响的受害者。作为一个整体,他们没有得到任何接受特别授权的国际组织的保护。因此,必须在务实的基础上解决这些挑战。挪威赞赏塞拉利昂政府和挪威难民理事会合作,将在本月晚些时候在弗里敦组织一次境内流离失所者问题会议,旨在寻求切实可行的办法解决该国境内流离失所者的需求。挪威国务大臣雷蒙·约翰森将参与主持会议的开幕。

人道主义工作者在极为困难和通常危险的情况下进行其救济和援助工作。在某些冲突中,交战各方把人道主义工作者本身当作目标。在西非已出现骚扰人道主义工作者的严重事件和情况。人质被劫持,人道主义工作者丧失生命。我们强烈谴责这种事件,并且我们敦促该区域各国政府尽一切可能确保人道主义人员的安全与保障,并保证他们能够自由和不受阻碍地接触如此急需其援助的那些人。

**尼武尔先生** (毛里求斯) (以英语发言): 我们感谢吕贝尔斯先生就几内亚、塞拉利昂和利比里亚之间共同边界的人道主义局势所作的全面通报。吕贝尔斯先生在其通报中描绘的可怕的人道主义局势确实非常令人不安。在几内亚和塞拉利昂,难民和境内流离失所者所处的惊人境况令人严重关切。除非立即采取步骤,否则,我们就可能走向一场真正的人道主义灾难。随着西非雨季的开始,局势肯定会进一步恶化。

虽然我们感到某种欣慰地看到,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难民专员办事处)和世界粮食计划

署得以派出某些粮食车队前往“鸚鵡嘴”区域——在那里,塞拉利昂难民和几内亚境内流离失所者在五个月里都还没有得到任何粮食——但使我们特别关切的是这一局势中最易受影响的受害者,即老年人、妇女与儿童所面临的困境。在难民营里,五岁以下儿童的死亡率仍然非常高。根据国际救援委员会最近发表的一项报告,在塞拉利昂的凯内马地区,所出生婴儿的三分之一在一周岁生日之前就夭折。不能允许这种局面持续下去。

我国代表团欢迎难民专员办事处采取措施,特别是吕德·吕贝尔斯先生亲自参与,为难民回返建立安全走廊。我们希望,几内亚政府和军方都将为几内亚境内的安全走廊——特别是沿着盖凯杜和基西杜古之间的主要公路以及通往科纳克里的道路——的运作,向难民专员办事处提供充分的合作。让我强调指出,我们的确非常感激几内亚政府收容如此众多的难民,尽管其自己在经济和其它方面困难重重。

我们知道,在几内亚实地运作的一些人道主义组织不相信为难民返回塞拉利昂而建立的安全走廊行得通。它们认为,难民不想利用安全走廊,因为担心不管为安全通行提供什么保障,他们都可能受到革命联合阵线(联阵)的攻击,这是由于走廊经过叛乱分子所占领的地区。这些组织宁愿让难民暂时重新安置在几内亚北部,直到局势有所好转,使他们能够安全返回塞拉利昂。我们愿赞赏吕贝尔斯先生在这一点上的看法。

内战在塞拉利昂的影响及其对几内亚的外溢效应是两国边界双边无辜平民遭受不幸的主要根源。马诺河联盟各国领导人必须在最高政治一级解决该问题。在这方面,我们欢迎马里总统、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主席呼吁马诺河联盟各国领导人紧急召开首脑会议,以寻求通过谈判解决危机。

我国代表团认为,同样重要的是,利比里亚政府,特别是利比里亚总统充分参与寻求所有难民安全返回家园的全面解决办法。在这方面,我们愿重申昨天通过的安全理事会决议要求利比里亚总统停止向联

阵提供的一切支持。利比里亚总统也应当履行其对难民专员办事处的承诺，即坚持与吕贝尔斯先生的讨论中商定的基本原则，以确保难民的安全通行。

我们毫不怀疑，捐助界和国际金融机构将对西非今天存在的严重人道主义局势作出反应，并将提供慷慨的捐助，以减轻难民的苦难。在这方面，我们欢迎来自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官员与几内亚政府的代表会晤，以评估在其与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的共同边界上的人道主义局势之后该国的社会服务需求。

我国代表团同意吕贝尔斯先生的看法，即必须尽可能紧迫加强联合国塞拉利昂特派团，以便它可以通过所提议设立的安全通道协助难民返回塞拉利昂。吕贝尔斯先生也谈到必须认真解决贫穷问题，因为它使马诺河联盟区域的冲突进一步恶化。我们同意吕贝尔斯先生的评估，并呼吁联合国各有关机构在这方面加紧努力。我们也敦促国际社会和布雷顿森林机构为减轻马诺河联盟区域的贫穷而作出进一步的努力。

最后，我不能不表示热烈赞扬难民专员办事处以及参与援助难民的所有非政府组织。

**莫拉先生**（孟加拉国）（**以英语发言**）：高级专员吕德·吕贝尔斯今天下午光临安理会使我们感到荣幸。我们感谢他的通报，并感谢他向我们提供了材料。

鉴于地面脆弱的安全局势，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难民专员办事处）在该地区的任务极为重要。当这一分区域局势由于革命联合阵线（联阵）对几内亚发动进攻以及在该地区发生的战斗而恶化的时候，我们对人道主义局势、对故意把难民当成目标、对肆意破坏难民营以及对把联合国和其他人道主义人员当作目标的行为表示关切。

我们感到高兴的是，高级专员在任职之后马上发挥的主动进攻的作用取得了一些明显的改进。但是，由于难民被夹在中间，尤其在“鸚鵡嘴”地区，不稳定的安全局势仍然存在。因此，我们同意必须加强保护难民和国内流离失所者的措施。高级专员指出的方

法之一，事实上他提到这是现在唯一切实可行的方法，就是加强联合国塞拉利昂特派团（联塞特派团），以便为难民提供保护。我们仍然认为这是一项长期解决方法，因为加强联塞特派团的努力将需要更多的时间具体化，其他代表团也指出了这一点。

但是，我们同意，难民的困境不能等待。必须考虑向他们提供保护以及确保接近他们的短期和紧迫的需要。可能必须把他们、特别是那些夹在中间的难民迁移别处。我们必须研究我们可得到的一切选择方法。在这里，我们要赞扬几内亚政府和人民长期以来在困难的情况下接纳大批难民。我们认为，为了考虑一切选择方法，安理会应该在秘书处的指导下对方式方法进行全面的讨论，特别是对开放安全通道的可行性进行讨论。我们听到高级专员说，这是最好的方法。在安理会这里和外面的其他人表示了不同的意见。显然紧迫需要就此提出详细的建议，并且紧迫需要安理会进行进一步审议。

高级专员先生，你提到联阵在援助陷入困境的难民方面提供的合作。象其他代表团一样，我们也认为，我们也需要对联阵施加有效的压力，而不仅仅是依赖他们的善意以保障难民和人道主义人员的安全。

最后，我们完全同意高级专员的意见，即必须提供难民专员办事处需要的资源。这是一个涉及大批难民人口的问题，现在确实需要更多的资源。我们敦促联合国和所有其他捐助者增加捐款。

**库尼先生**（爱尔兰）（**以英语发言**）：爱尔兰要感谢高级专员吕贝尔斯就他最近对西非的访问作了通报。我们赞扬他在任职之后马上进行的努力和取得的成就。

象在我前面已经发言的一些人一样，我不能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即今天是国际妇女节。令人痛心的是，尽管战争和暴力很少是由妇女引起的，但妇女经常是主要受害者。在这一方面，我要表示爱尔兰赞同吕贝尔斯先生早些时候就难民妇女所说的话。

我国政府同国际社会一样对几内亚边界地区难民和流离失所者局势深表关切。我们高兴地听到吕贝尔斯先生报告局势稍有改进。我们强调支持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难民专员办事处）在该地区所做的努力。正如美国早些时候说的，当地救济工作人员正在危险的条件下做英勇的工作。我们要求各方保障所有人道主义救济人员进出，并确保他们的安全。象其他人一样，我将把吕贝尔斯先生发出的提供进一步物资支持的呼吁转告我国首都。

该地区所有国家和整个国际社会有责任在马诺河各国边界实现解决，以使难民和流离失所者能够返回家园。安全理事会积极地建立联合国塞拉利昂特派团（联塞特派团），支持塞拉利昂政府，就在昨天通过了一项旨在取消对革命联合阵线（联阵）的支持的决议，并要求该地区所有国家采取行动防止武装个人和团伙利用其领土准备并且发起对邻国的袭击，以及不采取可能造成几内亚、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之间边界局势进一步不稳定的任何行动。

我也要在这一表示我国政府声援几内亚政府，并且赞扬几内亚人民声援来自邻国的难民。我们听取了吕贝尔斯先生关于加强和部署联塞特派团的请求。我们也注意到他提出的在福雷卡里亚和卡姆比亚之间建立一条安全通道的建议。从今天在安理厅所说的话以及该地区有关非政府组织在安理会以外所说的话中清楚地看到，在这一问题上存在意见分歧。安理会将必须讨论这些论点，特别是在安理会审查联塞特派团任期时。

正如毛里求斯刚才指出的，如果吕贝尔斯先生在对辩论作出答复时也将论述一下由若干非政府组织、包括医师无国籍协会在昨天的一份新闻稿中提出的赞成将难民和国内流离失所者迁移到远离边界的几内亚地点的论点，这将对我们的进一步讨论是有益的。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几内亚代表发言。

**法尔先生（几内亚）（以法语发言）：**我非常荣幸地今天下午在安全理事会发言，以同你们讨论几内亚人道主义局势的一些方面。

然而，主席先生，我首先祝贺你担任三月份安理会主席，并感谢突尼斯代表团在上个月担任主席期间工作出色。

我国代表团非常高兴地能够参加这一非常重要的安理会会议，以讨论西非人道主义问题。我要欢迎难民高级专员吕贝尔斯先生光临，并且表示我国政府非常感谢他对我国、几内亚共和国目前局势的关心。这是吕贝尔斯先生第二次同安理会开会，以讨论几内亚东南部出现的严重人道主义问题。吕贝尔斯先生一担任高级专员职务之后，就对非洲这一地区进行了首次访问，该地区确实是今天引起国际社会关切的真正原因。

昨天，安理会一致通过了一项关于利比里亚问题的重要决议。安理会非常正确地决定对该国实行制裁，以此向蒙罗维亚当局发出了一个强烈的信息：即停止支持革命联合阵线（联阵）和在这一分区活动的其他叛乱团伙。你们知道，几内亚共和国在过去十年来向多达 80 万难民表示慷慨的欢迎，这一人数占其人口的逾百分之十。

几内亚共和国被公认为欢迎难民和为难民慷慨解囊方面的模范。无须在这里说，几内亚东南部令人不安的人道主义局势的唯一起因是叛乱团伙在利比里亚政府的支持下发起的武装袭击。这些袭击造成数百人死亡，造成重大财产破坏，并导致数千人逃到邻近城镇。

那些其中的难民与其几内亚东道主完美和谐地和平生活的难民营并未幸免。收容大批难民的盖凯杜城成为主要目标。今天，该城几乎完全被其中的巷战摧毁。最近的武装袭击造成了严重的人道主义局势，高级专员得以向各位成员陈述，因为他亲眼看到这种局势。

各位成员还记得，早在 1999 年 10 月，绪方夫人在对首次越过几内亚边界的叛军入侵表达关注后——我国政府对她致以应有的敬意——请国际社会尽一切可能确保象几内亚这样的继续慷慨承担沉重的难民负

担的国家，不应付出如此高的代价。不幸的是，对她们的话置若罔闻，今天这些叛军入侵的后果见于散布于乡村的数十万难民的痛苦之中，以及逃离危险和死亡的数以千计的几内亚人的痛苦之中。

在几内亚东南部发生的不幸事件，给几内亚人及难民造成了同等的痛苦。几内亚政府铭记难民返回其国家的愿望并与高级专员办事处密切合作，已经计划了必要措施来为难民提供安全，直至他们遣返。

然而，尽管几内亚领土内的安全条件似乎井然有序，然而遣返行动的成功需要考虑到如下条件。第一，我们必须在塞拉利昂领土内建立一条人道主义通道并使之安全。然后我们必须在塞拉利昂境内确定接待地区并使之安全。几内亚政府向安理会保证，它专注于尽全力确保这种行动的成功。

对于那些要留在几内亚并等国内安全局势有所改善后的难民，将与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合作作出安排，把他们转往新的难民营，这一次将远离边界，处于该国内地。我国政府相信，国际社会将提供一切可能的政治、经济、财政和后勤支持，避免使很多人认为是非洲该地区人道主义灾难的情况加重，这一地区由于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的内战而遭受了太多的痛苦。

我国政府支持通过对利比里亚的制裁，所追求的目标绝不是妨碍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的努力，而是劝说蒙罗维亚当局收回对在该次区域活动的反叛运动的支持，促成塞拉利昂的危机的和平解决。

我国政府仍然相信，如果利比里亚当局履行 2001 年 3 月 7 日通过的第 1343 号决议所载的所有承诺，我们这一次区域就会恢复和平与和谐。

我国代表团要再次鼓励安全理事会尽全力恢复西非的和平与安全。我们仍需实现的目标是塞拉利昂的停火；制止越过几内亚边界的叛军入侵；使该区域各国得到安全；难民返回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在这

两个国家中实现民族和解；以及最终恢复这三个国家之间在马诺河联盟范畴内的合作。

最后，我借此机会呼吁国际社会增加对我国的援助，帮助我们继续更好地支撑和控制由难民的大批和长期存在而产生的负担。我要感谢在这一框架内向几内亚提供援助的所有国家政府。我国代表团要感谢安理会为维护和平与安全所作的工作。

我还谨借今天为国际妇女节的便利，庆祝马诺河联盟各国妇女在我们次区域的和平与安全事业中所采取的勇敢行动。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以乌克兰代表的身份发言。

乌克兰赞同国际社会对西非难民危机及解决该问题的紧迫性的关注。我们感谢几内亚政府为容纳持续的难民流所作的巨大努力。我们同意，最高优先应是在该区域和广大国际社会的积极参与下执行安全接触难民及难民安全通道的概念。我国支持处理危机的区域层面，积极参加了联合国在塞拉利昂的维持和平行动，随时准备加强其对联合国塞拉利昂特派团的帮助，并继续支持旨在实现非洲其他地区和平的国际努力。

我要通知安理会，除拥有已经在当地的至关重要的重装备的 500 多乌克兰人员之外，明天即 3 月 9 日，一支乌克兰直升飞机部队已被获准的 110 人员的兵力，将再与联塞特派团一道部署。

今天非常有益的讨论，与昨天举行的关于安全理事会会议的后续行动的公开辩论关系密切。除特别注意国际社会和安全理事会正在非洲所面临的挑战外，它还再次突显了安全理事会与联合国系统其他机构之间更密切互动的必要，在这一具体问题上则是与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之间的互动。可以得到一个重要的结论，即难民事务办事处在西非的努力，如果是在该区域更广泛政治支持的情况下执行，就会更加有效。另一方面，安全理事会自己在过去数年中开始更多地注意非洲冲突的区域层面。



西非的局势是安理会根本无法忽视冲突的相互关联的例子。吕贝尔斯先生的通告得到明确结论：仅仅人道主义行动无法取代各国政府和安全理事会在它们需要发挥预防、控制和解决冲突的关键作用的方面的政治步骤，从而以解决难民问题。我认为，高级专员提出的看法，需要安全理事会在应付西非难民问题挑战中发挥非常准确的作用。问题的紧迫性需要安理会予以最认真的考虑，并作出适当的实际反应。我认为，在这方面，我们可能需要在安理会举行另一次坦率的讨论，以确保恰当的后续行动并进而采取实际行动。

我现在恢复作为安理会主席的职务。

我现在请吕贝尔斯先生回答议论和提出的问题。

**吕贝尔斯先生 (以英语发言)**：我当然不会重复我们所同意的很多观点，但或许将就可能有一些误解的问题谈几点看法。

我先从牙买加开始。首先谈使 30 000 名难民撤出朗盖特的计划，因为正如该代表所指出的那样，那里有持续的战斗。我或许对此有点过于乐观。由于安排难民安全的优先顺序的行动，我们看到该地区的敌对活动和战斗明显减缓。这正是我们强调这一点并把它作为优先工作而置于议程之上和请革命联合阵线参与其中的原因之一。我并不是说我们能够永远相信这一安排，但至少此刻是这一情况。然而，我们感到高兴的是道路已经开放，很多人正撤出来，我们将帮助他们。我们将集中精力于最易受伤害者。我们同其他的非政府组织一道，非常密切地监测健康情况和具体问题。我们将争取尽可能帮助他们。但我对拿出一项撤离他们所有人的计划犹豫不决。

第二点是关于塞拉利昂和干预。我认为，我们仍然可以接纳有限的塞拉利昂国内流离失所人士。他们现在乘船从科纳克里来到弗里敦。我们可以接纳他们，但我不赞成数量太多。这又涉及到我的作法，在一定阶段，我们需要在塞拉利昂有更多的领土，使返

回人员真正能够回到自己的村庄和他们来自的地方。当然，这是一个需要时间的进程，但是这是最基本的。

现在我再答复联合王国代表的问题。同牙买加和其他各国代表一样，他也对短期和长期作了区分。对此我表示赞赏。我们的计划从长远来讲也必须是良好的。如果仅仅是在短期，而不是长期取得成功，那是荒唐的，在指出这一点之后，我可以说明，我们上个月所做的工作也是有益于长期的。它对长期有好处；至少它创造了更多一些的稳定。我要说这里我们应该看看我们是多么的幸运。

我要谈的第二点是，实际上，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并不认为我们应该开通从朗格特到凯内马的边界；联合王国代表曾这样说。这里一定有误会。在我 2 月 11 日发出的信中，我提到这是塞拉利昂总统的愿望，但我们难民事务专员办事处希望更谨慎一些——不是那样去做，而是仅仅限于打开从福雷卡里亚到坎比亚之间的边境。我们认为这不需要那么多联合国塞拉利昂特派团的部队，但这一点可以进一步澄清。

我感谢联合王国对我们行动的财政支持，我的确希望，其他国家能够有所增加。

现在我来答复突尼斯代表，他并没有提出具体的问题。他支持我们的做法。他问到金融机构的可能性。其他一些代表也提到了这一点。的确我们同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都到过巴马科，但坦率的说，我的印象是，他们并非非常集中在财政支持上。显然，这是一次重要的会议和聚集，但并没有为难民带来什么积极成果。今后可能发生什么样的情况，我们拭目以待。

下面我来答复法国代表。他问的问题是，我们是否了解难民本身在去留问题上是如何考虑的。他是为利比里亚提问的这一问题，他更是为塞拉利昂的难民们提的这一问题。我现在想要解释的是，难民事务专员办事处在目前阶段主要政策和第一优先是转移难民和在几内亚内找到更安全的地点。这是我们的主要

行动。我们并不是在执行一项尽可能多的遣返难民方案，但这样说之后，我们很高兴一些难民能够有机会作出这样的选择。这仍然是少数，但数量上也相当大。我的确认为，在目前阶段，从难民的角度来看，他们希望有更多的机会。在向他们解释为什么他们应该呆在所呆的地方以及特别是我们不能让他们前往塞拉利昂方面有一个问题。因为这是一个问题，我要补充，这是在目前阶段整个数量的一小部分。

我谈一下联塞特派团的授权问题。当然我已经反复研究过该授权。我必须指出，我认为授权本身并不是问题。不是授权问题，而是资源和部队数量的问题。例如，我曾建议，联塞特派团的部队有可能从革命联合阵线手中实际接管过坎比亚地区。他们准备这样做。这不是授权问题。它在授权范围之内。问题在于是否有部队，或许在于使用这些部队的优先问题。我想讲明这一点。我感谢法国政府将积极考虑的支持，法国代表提到了这一点。

现在我来答复美利坚合众国代表的问题。首先我同样要感谢提供的财政支持和可能提供更多的支持。当然我们还会回过头来谈这一点。

美利坚合众国代表说，他的国家不能够支持通过革命联合阵线控制的领土的走廊或通道。这并非我们的打算。在我看来，似乎这又是一个误解。同革命联合阵线的谈话只涉及福雷卡里亚——坎比亚路线。这是在革命联合阵线撤出以及它成为联塞特派团领土的范围内进行的。我们还同革命联合阵线进行了其他与我们相关的交易，但这不涉及对几内亚领土采取任何行动。我不是说我们可以随便信任革命联合阵线的说法。我要说，我们应该检验他们的行为，至少在此时刻，该行为没有使我们有抱怨的理由。但是，我使用“谨慎”这一词，因为我们必须逐步开展此工作。

现在我还要回答一下爱尔兰代表和其他人的反应，即对有关至少一些非政府组织有所犹豫的说话的反应。我认为这也是某种程度上的误解。当然，坦诚是冒一定风险的。谁也不能排除革命联合阵线今后变得更为具有侵略性的可能性。因此，我要说联塞特派

团的存在必须是强大的，但也不能排除，革命联合阵线本身也有其自身利益，政治利益。人们不应排除，革命联合阵线正在逐步理解，鉴于联塞特派团的存在和塞拉利昂军队有所加强的立场，并在联合王国的支持下，它的野心不能是控制整个塞拉利昂，因此它也必须玩弄政治立场。在改进其政治立场的方面，它有它自己的原因，自己的政治利益，从而较少使用暴力和尽量在塞拉利昂人口中建立最低限度的信誉。

这个问题也涉及有关难民返回的其他问题——他们去哪里，前往哪国领土等等。因此，我们在这里谈论问题，我们对过去作出评估，但我们绝不能忘记，还有今后的情况。我的建议是要谨慎，但不忽视希望之窗。

什么东西将代表希望之窗呢？暴力活动逐渐减少、更大的接触难民机会、在几内亚和在某个地方进入塞拉利昂领土——即联塞特派团所控制领土——通道。这就是基本情况。目前只能逐渐和逐步从事这项工作。人们不能加快事态发展的速度。

我要在这里重申我早些时候所说的话：我对有关短期和长期问题的推理感到有点迟疑不决。我要表明，任何步骤甚至短期步骤都不应破坏长期前景。如果我们可以采取有助于长期前景的短期步骤，为什么不这样做的呢？

我现在谈谈哥伦比亚代表所说的话，他强有力地强调了区域问题。他提出了一些令我、也许也令他的同事们很感兴趣的问题——实际上是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涉及恢复正常生活的时间安排，以及要过多长时间捐助疲劳症才再次降临？

这曾是去那里的理由之一。过去出现过捐助疲劳症，而且似乎大家都曾认为根本无法解决西部非洲的问题。这曾是他们试图确定不同政治议程的理由，因为我们无法接受这种捐助疲劳症和这种整个局势的螺旋恶化现象。

现在至少朝正确方向取得一些进展。但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有理由相信，如果几个月内没有采取后

续行动，悲观主义情绪将再次出现。鉴于情况稍有进展，我们必须努力思考，并谨慎地向前迈进，但必须向前迈进并做一些工作。

哥伦比亚代表还向我提出了革命联合阵线（联阵）的问题。我将非常坦率和开诚布公。人们应该学习历史和过去的经验，因此现在有理由小心谨慎。在说了这番话后，在他后面发言的其他代表表示我们不能排除他们将选择不同道路的可能性。作为一位前政治家，我必须表明，他们只有在认为符合其自身利益时才会谋求不同的道路。但是，如果他们逐渐将其犯罪伙伴的作用变成一个塞拉利昂的政治实体，这可能符合他们的自身利益，这才是基本问题。

很难对此作出判断，也许联阵不象人们有时所说的那样单一。但是，适当认识联阵较好的方面并给予它们一个机会也许是一项良好的投资。我们要看一看，但我确实认为，最近几周的经验是至少看一看我们能——我重申，逐步地——取得多大进展的理由。

现在谈谈马里代表所作的发言，我借此机会再次向科纳雷总统致敬。我认为，他作为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西非经共体）主席作了出色的工作，并仍在做出色的工作。我对同他进行的交谈仍记忆犹新。他的工作并非易事。他必须对付持不同看法国家的现实，但我相信很有希望不久——在西非经共体内——出现另一个机会。

也许我现在应该再次解释一下我对联塞特派团工作和西非经共体工作之间关系的认识。根据联塞特派团的任务规定，该特派团的工作是加强塞拉利昂，并以可以接受的方式恢复稳定，该特派团目前正在着手这项工作。为了从事这项工作，特派团必须加强在塞拉利昂的存在。西非经共体则更多地边界方面，包括利比里亚和几内亚之间的边界方面开展其主动行动，边界是麻烦的主要接口。

我认为，如果多少以更新形式出现的西非经共体——我曾在今天下午早些时候并在我同科纳雷总统进行的讨论中涉及这个问题——可以有效地保卫至

少大部分边界，那么只要我们可以确保联阵在这个几内亚地区的行为不具有干涉性质，并确保该军事存在得到协调，这将是一个良好的机会。

我认为，在某个时候，基本问题将是：如果联阵不采取行动，该区域仍有许多其他集团——即可能采取行动的各种集团。如果假定西非经共体和联塞特派团在塞拉利昂的存在足够健全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更好地向联阵提出挑战。我们可以说，如果那里发生什么情况，除非我们可以证明有其他集团，否则那就是联阵的责任。我没有排除这样一个可能性，即向那些观察员报告情况某些时候符合联阵的利益，因为如果不这样做，该地区发生的任何情况都将归咎于他们。我不愿详尽阐述这个问题的技术方面，但我确实看到今后西非经共体和联塞特派团之间的长期联系。

现在谈谈中国代表所作的发言，我要感谢他所说的话。我非常理解他的观点，而且我同意他的看法，即我们不应幼稚和乐观，我们一方面要谨慎，另一方面也必须认识到我们正处于西部非洲的一个重要时刻，我们必须探讨取得进展的可能性，我们必须在这两方面之间达成平衡。我非常赞赏中国代表把西非经共体和联塞特派团称作我们必须为解决问题而向前迈进的两条腿。

我还要感谢新加坡代表，他在中国之后发言并继续作出同样的阐述。在听取各位代表发言时，我认为安全理事会显然确实愿意在联塞特派团方面，而且如果得到重新定义的话也许也在西非经共体方面作出额外政治努力。我向新加坡代表保证，我们在工作人员和联合国一般人员的安全问题上将非常谨慎。我希望，联合国和安理会也将能够在安全问题上提供协助。

至于挪威代表的发言，我想要感谢他所说的话，特别是挪威国务秘书出席国内流离失所人士会议。这使我有机会再次指出，国内流离失所人士——不只是难民——在世界的那一个地区是一个巨大的负担。我有时被问到，难民专员办事处是否关心国内流离失所人士，因为我们的任务是帮助难民。让我非常清楚地

指出：在几内亚、塞拉利昂和利比里亚——我所在的这些国家——我根本无法作出区别。我认为国内流离失所人士以及难民都是我们的问题。我们难民专员办事处的人员获得指示，也要照顾这些人，我将请求支持继续这样做。

至于毛里求斯代表的话，他强调了在几内亚的重新安置的重要性。我想他是对的。我们将这样做，但是，我要避免一种误解，即几内亚的重新安置就是全部答案了。还必须相对地看问题。基本上有三个理由为什么不仅应当进行重新安置，并且应当在有限的程度上也进行遣返。第一，有一个基本理由。向难民说以下的话并不好：“我们将照顾你们，你们将留在这里；我们并不是考虑到你们中至少有些人能够决定回家”。第二点是，当我得到几内亚当局的支持——几内亚军队——同我们一道努力，而不是象他们几周以来所做的那样非常成功地阻止难民和国内流离失所人士的流动，我向几内亚政府保证，我将设法增加遣返的可能性。这是一个保证，因此我感到作出了承诺。第三个理由是，我确信，我们不应该让国内流离失所人士给塞拉利昂增加过度的负担。只要我们能够做一点——我重复：做一点——在联塞特派团控制的国家里进行更多的遣返，这对塞拉利昂非常有好处。这样做也许会增加，而不是减少塞拉利昂的稳定。我并不相信这样的理论，即我们的人越少，对稳定越有利。

我已经回答了毛里求斯代表关于巴马科问题的提问。至于孟加拉国代表，我非常赞赏他提出的意见。这使我有机会再次作出解释，我们通过接触小组同革命联合阵线接触并不是因为我们对革命联合阵线有天真的想法。另外，我们也不是说，今天回到革命联合阵线的领土上是安全的。这也许是一些非政府组织的误解——它们认为这是我们的计划。不，我们的计划是看看革命联合阵线是否能够避免在几内亚领土上采取进一步的行动并接受联塞特派团进入塞拉利昂的某些地方。我们为在联塞特派团控制的国家里安置有限人数的难民创造了条件。

这对革命联合阵线来说有什么意义？是否它们正设法在它们占领或仍然将占领的塞拉利昂的土地上为自己建设未来。顺便指出，它们需要得到人道主义支助。我的印象是，今天采取不同行为的理由之一就是它们看到它们遭到了国际社会、非政府组织等等的孤立，它们正处于困难的地位。并且我并不排除一种可能性，它们因此将会走上另一条路。让我们再次采取谨慎的态度。革命联合阵线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我们将非常密切地注视它。现在你们能够更好地理解我们对这一问题的分析。

至于爱尔兰代表的话，我感谢他代表他的政府所表示的对我们需要资金的支持。我回答他的问题时想要强调我在写给利比里亚的泰勒总统的信中的一个因素。我们现在获得了安全理事会采取的措施——这些措施已经存在，已经生效。但是在这方面，我要重复我大声和清楚地向泰勒总统说的话。他认为我去找他是他要他做同革命联合阵线接触的中介人。我说：“泰勒总统，绝不是这样。我知道你以前有很好的理由作为中介人。但是也许最好不要这样做。”当然，这是设法脱离接触战略的一个部分。这将是困难的。但是，至少我认为我们必须设法这样做。

医师无国界协会的新闻稿问题是有趣的。在目前时刻，有三位医师无国界协会成员正在革命联合阵线控制地区旅行，以作出新的评估。但是，我认为医师无国界协会的现场人员有着非常好的想法。但是我阅读新闻稿后的印象是，甚至他们也对我们的意图存在着误解。因此，在这次会议之后将能够澄清这种误解。

至于几内亚代表，我要感谢他的政府的合作。我们已经看到了这种合作。我们希望继续下去。他的所有同事已经听取了他的发言，他在发言的最后提到难民的遣返是几内亚一系列事情中的一件。我想几乎所有代表都对几内亚的慷慨大方表示赞扬是公平的，与此同时，也要作出一些考虑，要对前景问题作出答复，至少要进行一些遣返。

至于主席先生，你作为乌克兰代表，我要首先要感谢贵国参加联塞特派团。我也要感谢你，因为你说

必须确定政治优先事项，如果不同时作出政治努力，我们不能指望人道主义人员进行工作。当然，我完全同意，并且我感谢你这样说。你向你的同事发出呼吁要求进行坦率的后续工作，这是我要你做的唯一的事：进行坦率的后续工作。我这样做是为了难民们。我们所说的是许多难民。但这不仅是人数多，而且他们也都是人。

今天下午我们以国际妇女节开始，我讲了几句有关妇女难民的话，或许也应以此结束。我仅代表难民妇女请安理会创造政治条件，使她们能够改进她们的状况，看到她们自己和她们的孩子——她们的儿女有前途。她们和我们一样，也是人。我想，安全理事会最好莫过于向主席所说的那样，决定搞一次坦率的后续。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吕贝尔斯先生很好的补充意见和他所作的澄清。

我要通知安理会，我收到塞拉利昂代表的一封信，要求邀请他参加关于安理会议程项目的讨论。根据惯例，我提议，如果安理会同意，就按照《宪章》的有关规定和安理会暂行议程规则第 37 条邀请这位代表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应主席邀请，卡马拉先生（塞拉利昂）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请塞拉利昂代表发言。

**卡马拉先生（塞拉利昂）（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要感谢你让我代表团有机会在这次非常重要的通报会上发言。因为大家已经讲了许多，我打算很简短的讲几句。

我们将不向吕贝尔斯先生提问题。因此我肯定，在我发言后，他不需要再发言回答问题。

主席先生，让我祝贺你担任负责指导 3 月份安理会事务。也让我通过你，向你的前任、突尼斯代表表示我们对他的赞赏，感谢他在 2 月份期间的领导。

我们感谢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吕贝尔斯先生，他已经开始他的新工作，访问西非次区域，亲自了解已在

我们大陆那一地区发生的人道主义悲剧的严重性。我国代表团还要感谢他向安理会清楚地介绍局势，以及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难民专员办事处）和国际社会可以而且应该如何应付这场悲剧。

让我向几内亚政府和人民表示敬意，过去几年，他们收容了塞拉利昂难民。同塞拉利昂一样，几内亚是一个穷国。但是他们克服一切困难，设法帮助越界拥入的大批人口。我们真不知道，如果没有几内亚的慷慨，我们将怎么办。

高级专员和今天下午发言的其他人已经强调，根本的问题是塞拉利昂、几内亚和利比里亚无辜平民的安全与保障问题。塞拉利昂政府已向高级专员介绍了问题的详细情况，并已阐明我们认为马诺河联盟国家和国际社会如何能合作减轻局势。

让我一针见血的阐明局势：成千上万的我国人想回国。这一返回的愿望和希望当然首先同马诺河联盟国家边界一带的紧张程度和激烈有关系，即使那一地区暂平静，听不到枪炮声，想要返回的难民也面临敌对行动的威胁。不仅如此，还有把他们安置在塞拉利昂的城镇与村庄是否安全的问题。有什么能保证仍然占领着城镇和村庄的叛乱分子不会袭击他们。

我们已表示支持建立“安全走廊”的设想，但这也仅仅是问题的一方面。另一个相关的问题是塞拉利昂政府接受返回者的能力。正如高级专员可证明，面对不仅是大批返回者，而且还成千上万的国内流离失所者，我们已经招架不住。局势是复杂的，需要所有有关各方协同努力，包括对我们各国国内和越界发动和指挥侵略和抢劫活动的那些方面。我们欢迎高级专员的来访，并期望这次访问产生实质性结果。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塞拉利昂代表对我讲的客气话。

我的名单上没有其他发言者。安全理事会就此结束现阶段对其议程项目的审议。

下午 6 时 20 分散会

